

七書講義

尉繚子九二ノ三四
七卷

制談
藏成

天章

			五	漢
			三	書
			〇	門
一	五	一	五	
九	五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漢
			九	書
			三	
			〇	
九	五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05
冊數	15 (7)
函號	299 20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施氏尉繚子講義卷第二十二

淺草文庫

尉繚子尉繚子

尉繚子齊人也史不紀其傳而其所著之書乃有三代之遺風其論天官也則取於人事其論戰威也則取於道勝生戰國之際而不權譎之尚亦深可取也叙七書者取而列於其中不無意也惜其不見之行事而徒載之空言豈其用兵非所長助遂使後世無以證其實云

天官

天官者七曜星曆也尉繚子以是而為首篇彼其

尉繚子

意蓋以攻戰之道不專在是故因梁王之問而叙

之
梁慧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
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
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事盡於是為天理不求
之人事而取必於天時淫巫瞽史者之所為也黃
帝刑德之說乃人事也非天時也傳曰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又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此刑德
之說也而或者以為天官之陰陽宜梁王之有問

也尉子懼梁王惑於是說而不修人事故因而下

明之且世之言刑德者謂刑者歲相刑也如寅刑

巳巳刑申之類是也德者歲德也歲在子德在巳

之類是也是以張昭兵法有曰明於星辰日月之

運刑德奇譎之術背向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是

則昔人嘗以刑德而為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矣時

十二辰也日十干也凡日辰星象皆分陰陽之位

背則背之如背孤背歲是也向所以對背也因其

陰陽而為向背則德在所背刑在所向是亦守以

德而戰以刑也曾不知黃帝之說不爾也伐以示

吾之刑守以示吾之德豈天官時日所得而盡耶李筮兵法有曰若謀缺策敗使大撓步曆黃帝援元其法占星巫咸望氣風后孤虛欲率其勝未之有也以是推之黃帝所為乃人事也不然李筮何以又曰有黃帝之道雖無符亦勝有蚩尤之暴得符亦敗觀此則黃帝之世雖有遁申之法星曜之書而其為攻戰之道實未始在是也豈天官時日陰陽向背所得而盡之耶亦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

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攻城之法瑕者易堅者難樂毅一朝下齊七十餘城而於二城有所不能下者堅瑕不同也非陰陽所寓也尉子言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蓋言攻此城依陰陽攻之必有便利之趣今攻之而不克者必其勢之固器之備財之足而謀之叶也使其城不高而且下池不深而且淺守備不足而且弱則必可以取之矣以是觀之則攻守者果在於人事也何天官時日之足云昔王莽嘗召天下善韜鈴

十卷... 卷之二

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及昆陽之敗會大雷風屋
 瓦皆飛雨下流注當是之時豈三門不發五將不
 具耶錯亨亭白奸耶誤太歲月建耶始至於此耶
 王莽之所為則知天官時日實無預於人事也此
 張昭論孤虛法所以亦取尉子之言以為證從而
 釋之曰陰陽不如德政斯言得之矣
 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
 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
 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
 兵法前左水澤右背山陵背水向阪皆有所宜故

天官之陣以背水為絕地向阪為廢軍然武王
 伐紂之際掌背濟水向山阪矣是武王不得其利
 而紂得其利也得之而敗失之而興者武王之人
 事修而紂之人事廢也豈天官之陣所可拘哉是
 以張昭舉其言曰紂豈不得天官之陣耶然而兵
 敗國亡者人事之不得也復從而釋之曰紂唐
 逆天武王吊民伐罪信斯言也果不在於人事乎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
 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
 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用兵之法在乎禁祥去疑熒惑守歲李晟以是而
 勝朱泚天官之不足拘也久矣彗兵星也兵星所
 見柄在即勝今楚將子心謂倒而勝以逆天也而
 卒以勝者此不在於天文而在於人事也公子心
 既有勝齊之術雖不得彗星之助亦何以害於事
 况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彼有可伐苟拘於星象
 而不伐不惟不足以立功抑如民何是以李筌論
 天文有曰若將賢士鈇誅暴救弱以義攻不義以
 有道伐無道以直取曲以智擊愚何患乎天文哉
 可博而解不可執而拘筌之此言殆為子心設也

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天下之事求之於神不若求之於已在已者為可
 信在神者不足憑人謀既同何神之不從况聖人
 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是則舉大事者將以鬼
 神為先耶抑以我智為先耶鬼神非所且先也必
 先稽之已智而後可也昔者舜之告禹嘗曰官占
 惟先蔽志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
 從是則智在所先斷而鬼神則從之也何鬼神之

是先是李筌曰若謀成策負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合之謀筌之此言亦尉子之意也苟為不然太公於牧野之戰何以曰著枯草也龜枯骨也亦安知聖者之慮智者之謀哉

兵談

量土地肥瘠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入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按周禮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其食者三

之一諸子之地其食者四之一此地之有肥瘠也量其地之肥瘠而制邑則所居得其地所分得其制矣按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韓獻子曰不如新由郇瑕之地土薄水淺新由之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是則制邑者不可不量其土之肥瘠也既量其土而制之矣則所以守之者又不可不盡其具城以稱地人以稱城食以稱人此所以為守之之具也法曰稱生勝惟稱然後可以制人故生勝惟其勝故內則可以固守外則可以戰勝且制城之法王者門阿之制五雉

宮隅之制七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此則成周建邦啟土之制也
 以如是之城適足稱如是之地也至於守城之法一丈之城則十人守之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此則尉子守城之法也以如是之人適足以稱如是之城也然而雖有金湯非粟不守故其所稱之粟必欲稱其所守之人充國論屯田吏士凡萬二百八十一人月用穀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又欲以食而稱人也三者既稱則生勝所以攻守之際無有不利也其所以能戰勝於外者以其有

備以主之於內也惟其恃於內故能有所成於外以是備為是勝必有同然而相應者宜其如符節之合而無或異也符節者所以合驗而為信也周人之法門閔用符節道路用旌節此符節之所由用也無他也取其同也有是勝亦猶符節之必合也趙充國論屯田十二事欲因田致穀本以為備也而其論破虜之期則謂以佚待勞決之期月之間卒之羌降如其所料無他有是備則有是勝理之相應有必然者故可得而預定之也
 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遠於天生於無故闕之六不窺

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
發朝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
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

天下之至難窮者莫如天地用兵而有難窮之變
則如天地焉天不可俄而度地不可俄而測治兵
者若秘於地亦以其不可測也若遠於天亦其不
可度也秘於地者以其密也遠於天者以其幽也
法嘗曰無窮如天地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取其幽密而不可窮也

嘗

惟其不可窮是兵由無而生也無者無形也形人
而我無形此用之至妙而兵之所由生也兵貴於
無形則不可不闕之故闕之闕者所以防之而懼
人之或知也或以爲兵生於無故謂亂生於治也
惟天下無事之時人皆安其所安由是而後有兵
武帝非承文景富庶之餘則四夷之役不興兵惟
自是而生故亦在乎有以闕防之懼其或然也兵
惟在所闕故不可輕用之大而用之不可窺窺則
輕小而用之不可恢恢則怠窺所以能輕者以其
妄用之也恢則怠者以其失之自大也光武嘗見

大敵勇矣其所以勇者非輕於大用之也必作氣
 以待之也至於見小敵怯非怠也懼其失於自大
 而敗也兵之為用不可輕也如此故其所以治之
 之際必明乎禁舍開塞之法禁者所以禁其非舍
 者所以舍其疑開則開其所當為塞則塞其所不
 當為人惟知其所可為與所不可為故能從命而
 不至於犯命其在張昭兵法曰今戰國之卒有餘
 二十萬而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之法
 明乎禁舍開塞之法則其刑可勝
 也謂之刑可勝者以其有是法則人必從命而刑

自此可行矣治兵之法如其嚴然非人則孰與
 為兵非財則何以養兵民流而不親則散故勞費
 還定無所不用其至周人之法有九兩以係之有
 本俗以安之皆所以親之也地荒而不任則曠故
 下地頒職無所不周其至周人之法太宰任以九
 職閭師推而任民者皆所以任之也惟有以任之
 故地無廣而不任因地而分職所以任之也惟任
 地而分職故國用可以足此國之所以富也惟有
 以親之故民無衆而不制藉民而為兵所以制之
 也惟藉民而為兵故國勢可以安此國之所以治

也周人之法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植事任衛以山
事任虞以澤事若是者皆所以任土也居之於鄉
則有此間族黨洲鄉之法用之於兵則有伍兩率
旅師軍之法若是者皆所以制民也成周之際惟
有以任之制之故多黍多稌之詩歌于時皇皇與
枕之効見于京其富治為如何既富且治則兵革
不試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其威可以制天下
軔支車之物用車則去之今民不發軔者以其無
事於兵而兵乘之役不興也暴甲者所以慮其或
蠹而暴之也暴之用之矣今甲不出暴者以其無

原...
加

加

用於甲故亦不之暴也不以車甲而可以制天下
此非內治而外服故能爾耶所以謂之兵勝於朝
廷蓋朝廷者治所自出而謀所自成以是治得是
民以是謀制是敵宜無不服者矣詎不謂之勝於
朝廷乎大抵以威服人不若以道服人以威服人
不免於用兵至於以道服之則無事於兵甲矣故
不暴甲而勝者以其主之有道也故曰主勝若夫
陳師鞠旅臨陣而勝之則非朝廷之服也此將之
力也故曰將勝若夫舜之敷文德以格有苗文王
之修德而降崇皆主勝也乃若韓信勅陳餘於井

陰光弼擒周摯於北城乃將勝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主不可以怒興師法言之矣兵之不可以忿起者以其怒可以復喜而師衆一合不可徒散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此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之說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說也是以張昭釋之於大將而有曰兵以除暴興利非怒隣也昔者鄭息有違言而息侯伐鄭是以怒興兵也君子謂

齊

其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敗也宜况夫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其所以然者蓋言用軍之道不可以旦暮期動則久稽歲月故患在百里非一日之師所能除之在千里非一月之師所能除之在四海非一歲之師所能除之其在張昭兵法釋是曰一日之師不能除百里之患若千里四海又安能歲月除也且晉之伐原也猶命齊三日之糧司馬懿之討文懿也尚以一年為期况四海乎

將者上_レ不_レ制_レ於_二天下_一不_レ制_レ於_二地中_一不_レ制_レ於_二人_一寬不可
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
入者難矣

無_レ天於_二上_一無_レ地於_二下_一無_レ敵於_二前_一無_レ君於_二後_一此將軍
事也無_レ天於_二上_一是上_レ不_レ為_レ天所_レ制也無_レ地於_二下_一不_レ
為_レ地所_レ制也前_レ無_レ敵而後_レ無_レ君是_レ中_レ不_レ制_レ於_二人_一也
惟無_レ所_レ制然後_レ可以_レ謂_レ之_レ尊昔宋武帝嘗_レ以_レ徃_レ亡
日而_レ困_レ慕容超魏太祖嘗_レ以_レ甲子日而_レ討_レ慕容麟
是不_レ制_レ於_二天_一也陰平至險之地也鄧艾由_レ是以_レ入
蜀大江南北之限也王濬以_レ是而_レ平_レ吳是不_レ制_レ於

地也以至_レ李晟欲_レ自_レ裸_レ以_レ奪_レ敵心充國自_レ守_レ便宜
而不_レ從_レ昭帝之_レ命是又_レ不_レ制_レ於_二人_一也權之在_レ將固
在乎_レ專至於_レ將之所以_レ守_レ已者又_レ不可_レ不_レ寬而清
也夫人內_レ必_レ有所_レ養而後_レ可以_レ有_レ容志必_レ無_レ所_レ貪
而後_レ能_レ無_レ所_レ慕法曰將_レ不可_レ以_レ懼_レ致_レ戰是_レ寬者將
之所_レ當_レ先也又曰使之_レ以_レ敗_レ以_レ觀_レ其_レ廉則清者又
將之所_レ當_レ務也朱伺擊_レ賊每得_レ勝楊珉問_レ其_レ故伺
曰兩陣相對唯_レ當_レ忍_レ之_レ彼不能_レ忍我能_レ忍是以_レ勝
之耳此寬不可_レ激而怒也張奐屯_レ長城正_レ身_レ禦_レ已
先寒_レ苗長以_レ金_レ遺_レ之_レ奐謂_レ使_レ馬如_レ羊金如_レ粟不以

入帳悉以還之此清不可事以財也將之制行貴乎如此若夫心狂目盲耳聾有是三者其悖於理也甚矣以之自治且不可况能率人宜其難也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綠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負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歷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將之治民既盡其法則兵之所用斯無不克故用之於羊腸屈曲之地則可以勝如趙之井陘之類

羊腸之地也而韓信嘗以是勝陳餘矣用之於鋸齒崎嶇之地則亦可以勝如蜀之劍閣之類皆鋸齒之地也而鄧艾嘗以是入蜀矣用之於山則綠山可以勝李光弼嘗以傳山陣而勝矣用之於谷則入谷可以勝趙奢嘗以關與地而勝矣方而用之方可以勝如李靖之六花陣所謂以方勝也負而用之負可以勝如李廣之爲負陣所謂以負勝也凡若是者皆以其治之有法故無往而不勝也

若夫論其形勢之所取則又有不同者焉其重者如山如林言其勢之盛也法曰不動如山其餘如

林此如山林之說也如江如河者言其勢之大也
詩曰如江如漢如川之流此如江河之說也其輕
銳者如炮如燔取其猛烈之貌也書曰烈如猛火
是也如垣如雲者取其傾壓之象也李忠嗣有堵
進之兵太公有鳥雲之兵此輕者之象也惟其用
乏若是其利故人不可得而禦之其聚散不得而
相援左右不得而相應蓋有以離其勢而挫其心
也其兵之齊則如總木焉其弩之疾則如羊角焉
昔者牧野之役稱此干戈者蓋欲其齊也想其必
有得於總木之說也馬陵之役萬弩俱發者蓋欲

其疾也想其必有得於羊角之說也人惟有所恃
而後有所奮故可以前進而無疑心宜其奮騰陵
樂而張膽以進夫復何疑之有張昭論大將亦嘗
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燔如炮如瀉如潰如堵
垣之壓入也如雲霓之覆入也令敵之聚者不得
散散者不得聚左者不得右右者不得左俛者不
得仰仰者不得僂知者不及慮勇者不敢怒兵如
總木弩如羊角其人無不破膽絕慮而往者其
為言不無得乎此也

施氏對繚子講義卷第二十二終

其說也... 繚子... 施氏... 對... 繚子... 講義... 卷第二十二終

施氏對繚子解義卷第二十三

制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
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闕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闕覆軍
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齊之技擊不足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足以
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足以敵威文之節制是
則有制之兵誠不可敗也制而不先定則是士不
素教也士不素教不可用也制先定則人有所統
屬故士不亂士不亂則人就其行伍刑由是而可

用故刑乃明兵制之定者莫如成周曰伍曰兩曰
率曰旅曰師曰軍莫不各有其數一疾一徐一踈
一數一進一退莫不各有其節振鐸作旗則車徒
莫不皆作鼓行鳴鐸則車徒莫不皆行振鐸蔽旗
則車徒莫不皆坐凡若是者皆所以定其制而使
不亂也惟有以定其制而使不亂故可以蔽旗而
誅後至斬牲以殉左右刑豈不由是而明乎制既
定刑既明則士可得而用矣故金鼓所指則可以
使百人盡闐陷行亂陣則可以使千人盡闐覆軍
殺將則可以使萬人齊刃天下莫之敢當矣或百

人或千人或萬人此言無衆無寡皆可得而用也
多則萬人寡則百人中則千人此多寡之數也百
人為寡故可以指之而使闐至於陷行亂陣非千
人而不可也故可使千人盡闐及夫覆軍殺將其
事為莫大故非萬人有不可此萬人之所以齊
刃也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在西域令十人持鼓藏
於虜後約見火光鳴鼓大呼至使虜衆驚亂者非
金鼓所指則可使百人盡闐乎越以三千人先犯
陳故沉三國之師而兵為三軍以擊其後
非陷行亂陣而能使千人盡闐乎韓信以萬人背

水而陣以擊陳餘率使趙軍爭利而萬人死戰不可敗非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乎尉子之意蓋言兵制既定則不惟百人可使雖千人亦可使不惟千人可使雖萬人亦可使也

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

此言車徒之用各有常制什伍者徒兵也偏列者車制也五人爲伍什人爲什此什伍之制也二十五乘爲偏五乘爲列此偏列之制也尉子伍制令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此什伍

之制也鄭人之先偏後伍太公之五車爲列此偏列之制也用兵之法有車步騎今此言車步而不言騎者三代之制未有騎兵尉子所言三代之遺制也治兵既有其法則三軍可得而用故鼓鳴旗麾之間必有先登陷軍者其先登者非庸才也必多力國士也吳子兵法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戒馬擐旗取將必有能者此正鼓鳴旗麾之際必先登之國士也吳子臨戰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此正多力國士而先死者亦國士者蓋謂萬死於一生安能保其萬全耶

故先登者此等之人而先死者亦此等之人也
 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
 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
 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
 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率相囂拗矢折矛抱
 戟利後發戰存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
 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
 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陣犯
 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
 兵不可以驟進損敵一而損已百則敵之所傷者

寡而已之所傷者衆適以為資敵也此絞人之所
 以喜得楚徒而為楚所敗也世之為將者不能禁
 此至於征役之際軍敗而逃或臨戰自北是上不
 得士心而士背其上也故自失其軍此張昭申令
 法所以言軍將行罰能止逃歸禁亡者兵之一勝
 也是則逃歸之甚不可不禁而世將莫之能禁殺
 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以其可以及遠也殺人
 於五十步之外者矛戟也以其可以相及也法有
 所謂長兵以衛短兵以守長兵即弓矢也故可以
 殺人於百步之外短兵即矛戟也故可以殺人於

五十步之內弓矢矛戟皆所持以勝敵者也今將
既鼓之際而士率無統貫然而亂拗矢切矛抱戟
不前者而以後發戰為自利此正衛之受甲不戰
之夫也皆自敗其軍也而世將莫之能禁士有什
伍車有偏列此兵制之常也今而士失其什伍車
失其偏列奇兵指將而走大衆亦走是上失其制
而兵之不律也所以張昭於申令法云使什伍相
聯明其戰鬪之道兵之一勝也是則衆之奔走是
誠兵之大患也而世將或不能禁將而能禁於是
則人可得而用矣故山雖高可使之陵之水雖深

可使之絕之陣雖堅之可使之犯之蓋言兵無往
而不可用也昔者光弼能禁是者也嚴三麾之分
重不刺之勅所以欲得其用也光弼惟能禁之故
嘗欲為傳山之陣矣其所以為傳山之陣者以其
高山可以陵也嘗為壁野水渡之制矣其所以為
水渡者以其深水可以絕也嘗問賊陣何所最堅
而使郝廷玉論惟正以騎取之者以其堅陣可以
陷也苟不能禁此猶亡舟楫而絕江河其何以濟
此陣餘軍既敗之際趙將雖欲斬之而不能者以
其不能禁之也

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

夫人有所甚愛，亦有所甚畏。今使之奔所愛而趨所畏者，非樂死惡生也。有以迫之也。王入鑑，嘗曰：前有淵谷，後有猛虎，不幸而臨乎淵谷，而猛虎迫其後，將跳而越淵谷乎？抑坐而待斃於猛虎乎？坐而待斃於猛虎，萬萬之死也；跳而越列谷，萬一之生也。兵戰之場，屍死之地，民樂趨而不顧者，非樂死也。求生於死也，以其號令明，法制審也。為其進而擊敵，勝之猶可以生，是萬一生之也。設若不進

則誅戮從之，是萬萬之死也。可不冒萬死求一生乎？孫子教吳宮，美人戰，明約束，熟申令。二妃既斬，而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雖赴水火，可也。非号令明，法制審，而能使之前乎？惟其号令不可不明，法制不可不審，故必明賞於前，決罰於後。蓋賞罰之用，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示之以所愛，則彼必勸；斷之以所畏，則彼必懲。明賞於前，所以示之以所愛也；決罰於後，所以斷之以所畏也。人惟知所勸懲，則人必為我用矣。故發而能中，利以其必有所得也；動有成功，以其可以勝敵也。

昔者光弼北城之戰見刺賊洞馬腹而賜以綰所
以明其賞也援矛不刺者必斬而無赦所以決罰
也光弼惟能盡是二者所以禽周摯而能中興唐
室非發此利而動有功乎

今百人一率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
誅強

人必有所統然後從所用百人而一率千人而一
司馬萬人而一將此所以統之也以一率而統百
人一司馬而統千人一將而統萬人其所統者少
也弱也而為所統者亦衆矣強矣若是百人一率

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乃以少而誅衆以弱而誅
強也誅之為言治也治之者以其受所制也然以
周制攷之百人為率率有率長五百人為旅旅有
旅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有將是亦以少誅衆
以弱誅強也然成周之制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而尉子所言則以萬人一將者此管仲之遺法也
管仲之法以二百人為一率二千人為一旅以萬
人為軍分國為二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
此管仲之法也比之周法則為簡而直者若夫周
人之法萬而有二千二千而有五百則為詳且曲

矣其詳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王者之兵期為不可敗而霸者之兵則務在必勝所以異也

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

兵有制則刑必明試聽臣言則其兵必有制兵有制則其用刑必明雖誅一人可無失刑父子雖親亦不能相舍况國人乎光武舍中兒犯法祭遵殺之晉君之弟亂行魏絳戮其僕則其於國人可知也所以鄉人盜苴呂蒙垂涕斬之馬謖軍敗孔明

對泣而誅之則其公為如何耶

一賊伏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伯之兵也

昔秦兵大舉攻魏西河守兵起以兵五萬逆戰侯曰秦兵數倍於我我兵寡戰如不勝吾事去矣吳起曰君獨不見死賊伏于野千人追之無不狼狽而瞻顧恐其暴至而害已故一人為死賊而千人恐今臣以五萬人為一死賊何慮不勝哉吳起之

言亦尉子之意也。尉子謂萬人避一死賊者非一人之獨勇而萬人不能故畏之也。蓋死賊以必死為心而萬人以必生為志所以不同也。今臣以術馭衆可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所患。王不之聽也。故曰聽臣之術足使三軍為一死賊。既以一死賊用三軍則三軍之士皆以必死為期。吾既亦以必死則人亦莫之敵矣。故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進退自若也。惟其進退自若故可以獨出獨入而莫之或止。此王術之舉也。王者以其正治之也。伯者以其權治之也。正與權不同而其為馭人之法則一。

一故湯武有來蘇迎師之舉。齊威之師有九合一正之功。其獨入又為如何耶。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天下唯有制之兵為不可敵也。齊威公孫武子吳

起其兵皆節制之兵也秦之銳士不能敵威文之
節制則齊之節制明矣吳起以林士之非令則吳
起之節制明矣武子三令五申則武子之節制明
矣曰十萬曰七萬曰三萬者此言多寡皆可用也
天下之兵多者不過十萬少者不過三萬而中則
七萬張昭於議攻篇舉此言而繼之曰多者十萬
中者七萬少者三萬天下無敵矣尉子之所言三
兵者亦以其多寡與中而言也明矣古之用兵者
不過如此而戰國之際諸國士所師皆不止此三
者之兵而且幾二十萬然不能成功立名者以不

明乎馭衆之法也禁舍開塞此馭衆之法也禁以
禁其非舍以舍其疑開以開其所當爲塞以塞其
所不當爲是法一定則其制亦由以明矣張昭所
以亦曰戰國之士有餘二十萬衆而不能濟功名
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之法也若明夫禁舍開塞之
法則其刑可勝也故明其制則人必爲用故不惟
一人之寡可用以勝也雖十人亦可以勝不惟十
人可以勝雖百千萬人亦可以勝此無他制先定
則士不亂所以爲可用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
勇者此言有制之兵亦必有所待而後可建戰也

便其器用養其武勇所以使之得所恃也便器用
則兵得其利養武勇則氣得其銳以是而戰其驅
之也殆如鳥之擊物其疾也如赴千仞之谿莫知
其所之而亦莫之懼也張昭兵法曰便吾器用盛
吾武勇發之鳥擊不知所赴則已知所赴如赴千
仞之谿折脊之流從而釋之曰民為峻法所驅即
自戰之則國強其意亦已明矣昔吳漢之厲兵器
修戰具是能使器用也李士赫馬激揚士吏是養
武勇也其擊茂建也可使之爭門並入其擊謝豐
也可使之悉兵迎戰是豈不如鳥擊如赴峻谿乎

今國被害者以重寶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
得天下助率各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
無不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
人迫於害故不有所恪凡可以解其難者無所不
至是雖重寶愛子地界皆有所不愛也昔趙嘗使
蘭相如奉壁與圖以獻矣是則以重寶出聘也燕
嘗以太子丹為質矣是則以愛子出質也魏獻以
河內韓獻宜陽趙獻河間燕獻常山此則以地出
割也凡此者皆以求助也然人心不同兵法不明
雖得助猶無助故雖十萬之衆其實不過數萬以

有名無實也而其衆又不可得而用以其兵來者
 無不復發其利故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若是
 則人皆有怯心其可得而用耶宜其不可得而戰
 也昔者燕趙韓魏楚嘗合從以伐秦楚主為從長
 春申君用事攻函谷關秦人開關延敵而五國之
 師皆敗走是則戰國之兵無戰心也明矣

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
 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
 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耳之馱
 彼駑馬鬻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

李衛公與太宗論伍法曰諸家兵法唯為要在春
 秋則先徧後伍伍法在司馬則五人為伍尉子有
 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是則量其民而用之非
 伍其何以能正之是以成周之法於小司徒之會
 民亦以五人為伍族師之聯民亦曰五人為伍是
 則兵制所寓非伍法不可也故經制十萬之衆唯
 伍法乃可以正之經制者言常法也制之有常法
 則其民可得而正矣既得其正必可以使之也或
 以正為王必能使之王之所以能使之者亦以其
 有制也苟為無法則食吾之食衣吾之衣而不得

其用若是者非兵之罪上之人無法以制之也寧
 不猶衛之不戰之夫魯之疾視之民乎乃上之人
 有以自致之也今天下諸國之兵皆無法制故誰
 助我戰而不能紹吾後譬如良驥駉耳之駃駃快
 走也良馬一日千里駑雖鬻與角逐亦安能繼其
 後哉故昔氏子以秦之銳士魏之武率皆不能
 敵威文之節制信乎有制之兵為不可敗也
 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号令
 明吾刑賞
 用其用以為用者則財本乎民則財為易足制其

制以為制者蓋兵本於民則兵為素定民固有是
 用也吾因其用而使之入之以共軍用則財為易
 足矣民固有常制吾因其制而籍之以為兵則兵
 為素定矣周人之法有小司徒以令貢賦有閭師
 以召其賦或以其地而食之或以其職而貢之皆
 用其用以為用也小司徒會率伍大司馬凡制軍
 始於五人為伍於五師為軍皆制其制以為制
 也自秦設箕斂之法而用始不本於民起閭師左
 之戍而制始不本於民矣雖足其用定其制苟号
 令不修刑賞不明則亦何益於用號令所以一眾

也刑賞所以馭衆也司馬懿之申號令張仁愿之號令嚴此修号令也郭子儀之賞罰必信李光弼之賞罰當此明刑賞也

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号出令信行國內兵農一致萬世之良法也入則爲農出則爲兵入而農則可以足食出而兵則可以足兵周人之法莫先乎此自齊作内政而是法始變及秦壞井田而兵農大異農戰之法誠太要也人而力於農則可足食故非農無所得食力於戰則可以獲賞故

非戰則無所得爵而得其利此民之所以揚臂爭出也若是之兵夫誰敢敵故天下無敵焉唯其農戰之法可以必勝故曰發号施令信行國中以其是法之立由國中而制也故當其未用之前號令之行已取信於國中及其用之宜無不信也法有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正信行國中之說也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言之非難行之惟艱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有所不能偏信况於用戰之制乎彼能言勝敵未必其能戰也不可以其言而信其必能行必有以試之

而後可也孫子十三篇皆兵道之要也吳王一觀其書而猶未之信必試以勒兵所以觀其能戰以孫武之才吳王猶欲試之况常人乎

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法曰賢人所歸則其國強故能有人之地畜人之民者以得賢也地本敵所有也吾今能視其地而以爲已有民本敵所畜也吾今能分其民而畜之於已足是豈威足以脅之力足以取之哉有賢以爲

之助也齊有管仲九合之功可成秦有白起并吞之勢可致非得而賢何以哉若不能有其賢而徒事於征戰之間是忘本而事末也何以爲國雖有欲取之心而無能取之人故覆軍殺將不能自振縱使戰勝而國亦益弱得地而國亦益貧此無他國無賢人兵制不立所以然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以此八千人之兵所以皆無爲楚之心而韓信亦預知其強之易弱也

施氏尉繚子解義卷第二十三終

勝之兵則有兵而不用也吾雖不用而可使敵人
氣失而師散形全而不爲用此如文王之伐崇因
壘以降之是乃道足以制之而無事於兵也以威
勝者則以其馭兵有法而民樂戰法制審賞罰明
器用便三者備而民有必戰之心此以威制之也
邲之戰楚人二廣之法右轅而左追辱前茅慮無
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則其爲
法制賞罰器用已備矣故雖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而民不疲勞則其必戰之心爲可用也此以威勝
者也若夫威不足以服之而後爭之以力以力爭

者必戰而後求勝故乘闖發機以入其郭潰衆奪
地以有其資然後可以立功而返以此則秦人之
兵自起之功也攻韓拔五城攻趙潰長平非以力
戰而後勝乎是三者自有優劣然亦可以勝王侯
不可不知也知則制勝之道畢矣太白陰經曰以
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強
是亦尉子三勝之說也然又繼之曰強兵滅伯兵
絕帝王之兵前無敵是則三勝之術不無優劣也
王侯蓋亦謹其所用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

闢氣奪則走

孫子有治氣之說吳子有氣機之言司馬法有氣論閑之論蓋氣者三軍所持以動也故將雖欲衆戰而衆必以勇闢怒自十倍田單所以勝燕彼竭我盈曹劌所以勝齊此氣實則闢也苟爲氣奪則餒矣烏得不走此赤眉氣衰所以敗於馮異田悅氣衰所以敗於馬燧也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日廟勝之論二日受命之論三日踰垠之論四日深溝高壘之論五日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

奪之也

孫子曰未勝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謀必先定而後可以應敵故於刑未加兵未接之際而可以奪之矣兵兵也而亦謂之刑者漢刑法志曰太刑用甲兵則兵者亦刑之所施也故以兵刑言之其一曰廟勝之論此堂上之兵兩楹之勝也此高祖與張良運帷幄之謀也二曰受命之論此君命將而將受命以往之時必有論也如光武授鄧禹以西討之略是也三曰踰垠之論此將合兵以越境之時必有論也班超之在西域之時是也四曰深溝

高壘之論此欲戰未戰之間深溝高壘以待敵亦
必有論也如轅生說高帝堅壁勿戰之時也五日
舉陳加刑之論此則稱兵問罪之時必有論也如
齊伐楚責其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是也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
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
楚子舉軍政曰奪人而不奪於人宣子亦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是則用兵者必有以奪之也奪人而
不奪於人言我心有以奪人而不可爲人所奪也
楚孫叔敖嘗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是亦奪人不

奪於人之說也奪者心之機也蓋能克敵者必出
乎其將之謀也將惟有是機謀故可以奪人令者
一衆心者蓋善役人者必齊乎其人之志也將雖
能奪人苟非有令以一人之心則亦何以奪之耶
此所以先之以機而後之以一衆心也法曰將謀
欲密士欲一攻敵欲疾攻之欲疾者欲有以奪之
也謀之密則將之機士之衆則令所一也惟密謀
一心而後可以疾攻則所以奪之者豈不出乎機
而一乎其心耶昔光弼之擊周執見其陣置乃遣
數百騎以取之此所以奪之也此光弼之機也光

彌雖其機足以奪之然不可無令以一之三麾畢
入死生以之是又光弼之令可以一衆心也若夫
下不知將意則必不審而疑矣故令雖出不聽以
其無以一之也

故令之之決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
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
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人不可使有所惑也更過申疑則人惑矣更過者
二其過也既過矣又二之則其過必新其何以帥
人田單之率有以神帥誑單者單令勿復言蓋欲

不更其過也申疑者明其疑也既疑矣又明之則
其疑益甚子何以安人公津之役袁紹之兵甚衆
衆所疑也曹公使侯者勿復白是不申疑也所言
者信則人易從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所行者
信則人必服故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人信則必
爲所用不信則安能得其力人爲我用則必爲我
戰不得其力安能致其死戰哉光弼三麾之令畢
集之戒却者必斬是無疑令也知周執之可擊則
分以鐵騎而取之知日越之可擒則設野次以取
之是動無疑事也惟無疑令無疑事此所以衆一

於聽而ハ同其心ヲ恢復之功不日而成ハ非得人之死ニ戰歟ハ

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言天下之事有輕重輕其輕重其重此常勢也若夫甚重而實輕若甚輕而反重茲又上之人有以化之而能使之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也食者人之所以所重也今可使之以飢易飽者彼非惡飽也心乎德行故不以食經意也生者人之所重也今而

可使之以死易生者彼非惡生也心乎勵節故不以身經意也禮信親愛之義此皆行之所謹也人惟謹於行故飢飽有所不暇問此所以能以飢易飽也孝慈廉耻之俗此皆節之所勵也人惟勵於節故死生有所不暇問此所以能以死易生也孟子嘗以禮為重於食孔子嘗以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是則心乎禮信親愛者宜其可以飢易飽也孔子嘗言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焉得而食孟子言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是則心乎孝慈廉耻者宜其可以死易生也禮信慈愛廉耻之可以率人也

如此故古之率民者必以是先之而爵禄刑罰法
律皆所後也蓋所不可得而緩者道也所不可得
而廢者權也禮信廉耻親愛此道也爵禄刑罰法
律此權也帥之以禮信則彼必盡誠致敬帥之以
廉耻則彼必潔身勵行帥之以親愛則彼必隆恩
睦族既化以道必濟以權故繼而用之則有爵禄
焉有刑罰焉又有以律其身焉馭以爵禄可以富
貴之馭以刑罰可以懲戒之馭以法律可以拘制
之勉勵之道盡於此矣昔者太舜之世欲民之知
禮也則有秩宗之伯夷欲民之知信也則有成允

之大禹欲民之廉則有簡廉之教欲民之耻則有
挾捷之用以至安民之慧好生之德豈又親愛之
所寓也舜惟先乎是故其權雖立而亦不用後世
稱之以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又曰不賞不罰
而民可用則其後之也可知矣謂之不者非無也
以其後之而不用也

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
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人皆有欲爲之心不激則不發此以身率之則彼
必知所從矣殆如心之使四支動則必應也法曰

村原集傳卷之四

將帥者心也。群下支節也。則以身帥之者，豈不如
心之使四支乎？苟無以勵其志，則彼必怠於其事。
故不死節，既不死節，又何以得其戰哉？涓橋之役，
李晟盡天子像，激以忠義，以感其心，則其勵之也
可知矣。惟有以勵之，故士皆感泣思奮，則其從之
也爲如何。

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
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
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
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

不致其養，不足以安民。不遂其欲，不足以得民厚。
其生者所以養之也。顯其營者所以遂其欲也。厚
其生則逸而不勞，厚而不困，皆所以厚之也。顯其
營則或以爵列而營之，或以死喪而親之，皆所以
顯之也。惟有以厚其生，故其制之也必因其生。因
生以制者，因民數而以爲兵制也。成周之際，有伍
兩率旅師軍之制，莫不本於此。比閭族黨州鄉之
法，是乃因民之生以爲制也。惟必顯其營，故其所
顯者乃其所營也。因營而顯之，此因民之情而以
示勸也。成周之時，制爵祿以登之，族墳墓以安之。

是所謂因民之所營而顯之也田祿之實飲食之
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此皆民生之所營也田祿
之實則以其實惠之所在也飲食之禮所以親親
戚故曰周官於嘉禮有所謂以飲食之禮親朋友
故曰此則飲食之親也鄉里相勸則相勉以信義
也死喪相救則患難相濟也孟子有所謂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此相勸相救之義也田役相從此
則周家比閭率伍之法也無事則家與家相比有
用則人與人相伍此田役相從之義也古者縣民
之法不過乎此此民之所以勵之也

使什伍如親戚率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
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什十人也伍五人也什伍欲其親故如親戚率伯
帥長也帥長欲其和故如朋友武王三千臣惟一
心此什伍親戚之說也晉人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此率伯朋友之說也親之皆所以同其心也心同
則可用故止而未用則靜而不連如堵墻之不移
及其用之則勢不可禦如風雨之忽至故車不結
轍以其雖不方車而進而人亦可用也士不旋踵
以其必可以用勝而人無回心也旋回也踵足也

戰之所本其在於是故謂之此本戰之道蓋惟同乎人之心故可以盡兵之術此武王之所以成功於牧野而晉人所以一戰而伯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困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

知兵農之用者斯知富強之効地以養民此農事也城以守地戰以守城此兵事也兵農之用既有所分則兵農之効必可以富強務耕而民不飢務守而地不危務戰而城不困此効也地有材木民

於是乎取地有五穀民於是乎食此地之所以養民也以城稱地以地稱城此城所以守地也所向必權所當必破此戰所以守城也務耕則不飢以其可以足食也務守不危以其可以自固也務戰則不困以其可以却敵也充國屯田積穀而軍食以足此務耕則不飢也吳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此務守則不危也張仁愿不置壅門而使士死戰此務戰則城不困也三者先王之本務蓋務戰天子事也故先王必務於是成周之際有遠人以教稼穡則務耕也有掌固以修城池則務守

也有大司馬以教戰則務戰也成周之際惟務是三者此所以黍稌之多京枕之奠雖蠻夷戎狄皆可使之來臣則其富強之効又可見矣二者雖皆不可廢而兵又為最急必有以除其患而後可以興其利也此遂人之教稼穡所必先之簡其兵器也

故先主專務於兵有五焉黍稷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

兵必有所本而後用得其利是五者皆其本也法曰軍無黍稷則亡是黍稷不可不多也黍稷不多則無以養士此士之所以不行也法曰祿重則義士輕死是賞祿不可不厚也賞不厚則無以役人此民之所不勸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是武士不可不選也武士不選則無以待敵此衆之所以不強也法曰取用於國是備用不可不便也備用不便則無以制敵此力之所以不壯也法曰賞罰明則將威是賞罰不可不中也賞罰不中則無以馭衆此衆之所不畏也趙充國為屯田積谷之計蓋

欲多其委積也馬燧得衆降則以家資賞蓋厚其
 賞祿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所以選武士也馬隆請
 自至武庫選伏所以便備用也李光弼勸援矛不
 刺者賞刺賊洞馬腹者所以欲賞刑之中也此五
 者皆本也推得其本故可以成功當其時未可進
 則雖靜而守亦可以自固及其時已可進則動而
 進攻必可以有成此所以守其所固而可成其所
 欲也所欲者所欲為之事也昔亞夫堅壁而守之
 際此靜而守所固也及其出藍田去武關乎挫吳
 楚之堅銳者是又能成其所欲也

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圍欲齊
 此守說也方其久守於此而出以攻人則恐人心
 之易散也故居止則欲重重則衆不危行陣則欲
 堅堅則陣不陷發而進之則欲畢畢則威盛圍而
 致戰則欲齊齊則勢強居欲重陣欲堅所以厚其
 勢也此其將用之始也發欲畢圍欲齊所以同其
 力也此兵之既用之時也昔者吳漢之屯江南也
 三日不出所以重其居也欲使人自為戰所以堅
 其陣也夜與劉尚合軍蓋欲畢於發也悉兵以迎
 戰是又齊於鬪也吳漢惟兼是四者所以能一舉

而克謝豐

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
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古者有道之世富藏天下君取民有制故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此王國富民也成周之際本俗為安民凶荒則無征凡此者皆所以富之也伯者務在強兵而遊說英雄之士得以馳騁於其間故當時有築臺以待士者有自佩六國印而致車擬王者非以富士乎僅存之國富大夫此則倍臣專國故大夫富齊有陳氏魯有三桓富大夫也若夫危亡

國之則倍克以充倉府所謂損下以益上也此秦

之敖倉陪之洛口也若是之國倉府雖實而百姓已貧故上滿下漏患禍必至復何所救也

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人事之所在此可必也天地鬼神此不可必者也舉之於已者既盡其要則求之於神者斯不必泥舉賢任能明法審令貴功養勞此人事也時日卜筮禱祠此神事也賢有

周禮卷之二十四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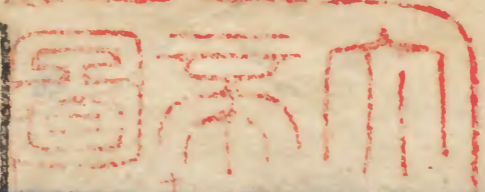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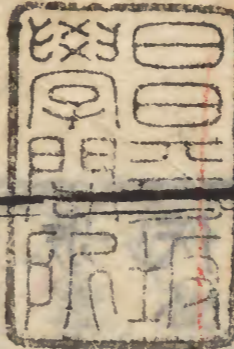
德者也。吾則舉之而在位。能有材者也。吾則任之。
使在職。法所以馭衆。故明以示之。令所以警衆。故
審而用之。有功者在所重。故貴功。有勞者在所報。
故養勞。舉賢任能。則得人。以爲助。明法審令。明則
得衆。以爲用。貴功養勞。則臣下又知所勸。以是而
戰戰必勝矣。故雖不時日而利。不卜筮而吉。不禱
祠而得福。其在唐人。盧藏用亦嘗曰。舉賢任能。不
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不禱
祠而福。昔者武王之克商也。人事而已。豈於鬼神
耶。士夫之任此。則舉賢任能也。止齊步伐。此則明

法審令也。崇德報功。此則貴功養勞也。武王惟備
之三者。故於時日卜筮禱祠。有所不暇。問觀其甲
子之日。可以必往。此則不時日而利也。折蓍焚龜
有所不顧。此則不卜筮而吉也。雖所過名山大川
亦不過數紂之罪而已。又豈待禱祠以求福耶。是
則人事爲可取也。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天地非不足恃也。法曰。天地孰得。則用兵者
必以時利爲主也。而乃曰。不如人和者。蓋人心不
同。雖有時利。何以取勝。故五事。一曰道。而後二曰
天。三曰地。於道則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是意同

則和矣。是人和爲大也。武王以甲子往，以背水向
阪而陣，則天時地利。武王皆不之得，而紂已得之
矣。而武王乃能勝紂者，蓋紂有億萬夷人，惟億萬
心，而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惟武王之所以勝也。
而孟子亦有此言，時利不足恃也。如此，故聖人所
貴，唯在於人事。蓋人事者，兵之所本也。兵之所本
在是，故聖人之所貴者，亦在是。任賢舉能，明法審
令，貴功養勞，與夫人心之和，皆人事也。聖人惟以
是爲重，所以尉繚子於天官亦曰：謂之天子人事
而已。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
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孰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
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則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大公論勸軍之法，有所謂禮將，有所謂力將，有所
謂止欲將，謂將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將不
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若將不服止欲，無以知士
卒之飢飽，勤勞之師，將必先已。蓋欲以身率之也。
暑不張蓋，寒不重衣，此則太公所謂禮將也。欲與
士卒同寒暑，險必下步，此則太公之所謂力將也。
欲與士卒同勞苦，軍井成而後飲，軍食孰而後飯，



軍壘成而後舍此太公之所謂止欲將也欲與士
 卒同飢飽將惟能先之以已故勞佚必以身同之
 此以身率彼以心從故師雖久而不老弊言愈久
 而愈可用也此正吳起穰苴田單之為將也起舍
 不平隨畝苴與士卒分糧食單身操版插非以身
 率之而與之同勞佚乎

施氏尉繚子解義卷第二十四終

七書講

